

“生活教育理论”对高校第二课堂的理论指导

包双成¹, 韩巍², 许琳³

¹内蒙古师范大学团委, 内蒙古 呼和浩特

²内蒙古师范大学党政办公室, 内蒙古 呼和浩特

³内蒙古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0日

摘要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为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重要遗产, 对当前高校第二课堂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从理论内涵、指导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 系统阐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高校第二课堂的内在联系, 为第二课堂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引。通过分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三大命题的核心要义, 揭示其对破解当前高校第二课堂形式化、碎片化困境的理论价值; 最终从理念更新、机制保障、评价改革等方面, 构建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导下的高校第二课堂实施框架, 为推动第二课堂从“课外活动”向“生活教育”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生活教育理论, 第二课堂, 素质教育, 实践育人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Life Education Theory” for the Second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Shuangcheng Bao¹, Wei Han², Lin Xu³

¹The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²The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³The Admission and Employment Office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0, 2026

Abstract

Mr. Xingzhi Tao's “Life Education Theory”, as an important legacy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文章引用: 包双成, 韩巍, 许琳. “生活教育理论”对高校第二课堂的理论指导[J]. 教育进展, 2026, 16(4): 891-896.

DOI: 10.12677/ae.2026.164729

thought, has profou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cond classroom in current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Xingzhi Tao's "Life Education Theory" and the second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guiding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 providing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By analyzing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three propositions of "life as education", "society as school", and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ir theoretical value in solving the current dilemma of formalism and fragmentation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of universities; ultimately, from the aspects of updating concepts, ensuring mechanisms, and reforming evaluations,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second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guided by Xingzhi Tao'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ill be construct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from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to "life education".

Keywords

Life Education Theory, Second Classroom, Competence Educ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他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三大命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哲学。这一理论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的深刻反思,也融合了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精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期间,陶行知吸收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但归国后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更具革命性的教育主张[1]-[3]。

2. “生活教育理论”内涵

2.1. “生活即教育”的本质要义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命题,它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1]-[3]。

1) 生活决定教育。陶行知指出“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样的教育”。教育的性质和内容由生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活,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形式。在原始社会,教育与生活浑然一体;封建社会教育从生活中分离;现代社会教育再次与生活融合。这一观点揭示了教育的社会历史性,强调教育必须适应并服务于生活需要[4]。

2) 教育改造生活。陶行知认为教育不应被动适应生活,而应主动改造生活。“良好的教育能够推动生活向前发展,向上发展,会改造我们的生活”。教育通过培养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的人,促进社会进步和生活品质提升。这一观点突破了教育消极适应论的局限,赋予教育能动改造社会的功能。

3) 终身教育理念。陶行知提出“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的终身教育观念,认为教育与个人生活共始终。这一观点超越了学校教育的时空限制,将教育视为贯穿人生全过程的活动,与当代终身学习理念高度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特别强调“生活即教育”中的“即”字,指出“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

育。它不是要求教育与生活联络。一提到联络，便含有彼此分离的意思。生活与教育原本就是一件事”。这一细微区分揭示了生活与教育的内在统一性，避免了将二者简单并列或机械结合的误区。

2.2. “社会即学校”的空间革命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对杜威“学校即社会”命题的批判性发展。陶行知形象地比喻道“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子里一样。它从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5]。

1) 教育场所的社会化。陶行知主张“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教育不应局限于校园围墙之内，而应拓展到工厂、农村、市场等广阔社会空间，使学生在真实社会环境中学习成长。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的物理边界，构建了“没有围墙的学校”。

2) 教育资源的整合化。陶行知认为社会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应充分挖掘和利用。“需要研究农事，教室就在旷野里；需要研究工业，教室就在工厂里；需要研究商业，教室便在市场；需要研究社会，教室便在十字街头”。这一观点启示我们打破学校与社会间的资源壁垒，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3) 教育对象的平民化。陶行知指出传统学校是少数阶级的特权，而“社会即学校”使教育向劳苦大众开放，对于劳苦大众来说社会就是学校，生活就是教育。这一观点体现了陶行知教育民主化的思想，与当代教育公平理念一脉相承。

2.3. “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创新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核心，是针对传统教育“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弊端提出的改革方案。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

1) 以做为中心。陶行知强调“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里的“做”不是简单的机械操作，而是“能够产生新价值的行动”，是“在劳力上劳心”的创造性实践。

2) 手脑并用。陶行知批判传统教育造成“脑力劳动者不用手，体力劳动者不用脑”的畸形发展，主张“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培养既能思考又能行动的人，通过手脑并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 知行统一。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认识论，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行动为老子，思想为儿子，创造为孙子”这一形象比喻揭示了实践、认识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突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三大命题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生活即教育”揭示了教育的本质，“社会即学校”划定了教育的范围，“教学做合一”提供了教育的方法。这一理论虽然形成于上世纪前半叶，但其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洞察和对教育实践的创新探索，对当前高校第二课堂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价值。

3. 高校第二课堂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高校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与补充，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6]。第二课堂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场域，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传统课堂的边界限制，为学生提供真实情境中的实践体验与成长空间。然而，当前我国第二课堂实践中仍普遍存在“形式化参与”、“浅层化体验”、

“评价单一化”等突出问题，学生被动参与各类活动，知识习得与实践应用脱节，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割裂，难以实现深度学习与真实成长的育人目标[7]。

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视角审视，当前高校第二课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教育与生活脱节。许多第二课堂活动设计脱离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和社会实际需求，成为“为活动而活动”的形式主义。陶行知曾尖锐批评这种脱离生活的教育“死的教育，我们就索性把它埋下去，没有指望了！不死不活的教育，我们希望它渐渐地趋于活”。当前一些高校的第二课堂正是陷入了这种“不死不活”的困境，活动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未来发展缺乏有机联系，难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参与动机。

2) 学校与社会分离。第二课堂的活动空间多局限于校园内部，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不够深入和持续。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认为“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而现实中，许多高校的第二课堂仍固守于“学校即社会”的传统模式，将社会因素简单引入校园，而非让学生真正走入社会大课堂。如一些社会实践项目仅停留在短期的、表面的参观走访，未能建立学校与社区、企业、乡村的深度合作机制。

3) 教学做割裂。第二课堂活动中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深度体验不足。陶行知指出传统教育的弊端在于“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现象在当今第二课堂中仍有体现。如一些科技创新活动过分注重竞赛获奖，而忽视了学生从做中学的过程体验；一些志愿服务活动追求服务时长统计，而弱化了服务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成长。

4) 评价机制单一。第二课堂的评价多采用量化计分方式，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成长变化和生活体验。陶行知强调教育应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而当前许多高校的“第二课堂成绩单”主要记录学生参与活动的类型和次数，对学生能力提升、品格养成、社会认知等方面的质性评价不足。这种量化导向容易导致学生为“攒学分”而功利性参与，背离了生活教育注重过程体验和内在成长的初衷。

4.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高校第二课堂的理论指导价值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为破解高校第二课堂的现实困境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生活教育理论”强调实践才是教育的根本，在知与行的关系中，行是落脚点。其核心在于重构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知与行的关系，推动第二课堂从“附加活动”向“生活化育人”转型。

4.1. 以“生活即教育”重塑第二课堂的价值导向

“生活即教育”强调教育应源于生活、融入生活并改造生活。高校第二课堂应以学生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将社会实践、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等纳入育人全过程，注重在具体情境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实践能力。通过创设贴近生活的教育场景，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实现知识内化与人格养成的统一，真正体现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价值。例如，针对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可结合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生活场景，而非仅局限于商业计划书竞赛。注重过程体验化，更多地关注学生在第二课堂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成长，如通过志愿服务、劳动实践等活动，让学生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健全人格[8]。

4.2. 以“社会即学校”拓展第二课堂的实践场域

“社会即学校”主张打破校园围墙，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做到空间社会化，鼓励学生深入社区、企业、田野等真实场域学习，围绕学科特色、专业特点，设计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化第一课堂所学专业知识，拓展实践能力，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创新

意识。组织学生深入村镇、社区开展理论普及宣讲、禁毒防艾宣讲、依法治国宣讲等，增强大学生对问题的思辨性、对问题的是非观。强化资源共享，建立校地协同机制，与政府、行业、产业和中小学实现多元主体的联动，架好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建立社会实践基地，组织师范生到周边乡村中小学进行结对子，开展支教服务，服务乡村振兴。与当地纪念馆、博物馆长期合作，利用红色资源搭建大学生校外社会实践基地，探索构建稳定的实践长效机制，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让团员青年在红色场景中感悟革命先辈的事迹，坚定信念，汲取奋进力量。

4.3. 以“教学做合一”创新第二课堂的方法论

“教学做合一”强调以实践为中心，手脑并用、知行统一。通过组织开展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校内外实践活动，让青年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与时代同向同行的远大志向和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注重实践导向，手脑联动，活动设计应以“做”为核心，强调从行动中学习，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开展“三下乡”、“返家乡”等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劳动教育等活动，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去感受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实践的巨大威力。

4.4. 以“发展性评价”为目标，注重成长历程的评价

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关注学生在第二课堂中的体验变化和成长，而非仅量化积分。引入多元主体评价，包括教师、服务对象、学生自评等，通过对学生现实表现、实践反思、创作成果、调研报告的深度评价，推动第二课堂活动对学生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的提升，把勤于“过眼”和善于“过脑”结合起来，实现学学相长、解疑释惑。

5. 结论与展望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为高校第二课堂改革提供了三重启示。一是本质重思，即二课堂不是第一课堂的附加，而是生活教育的主场，应回归生活本真；二是路径创新，即通过校社协同、项目化学习、发展性评价等机制，推动“社会即学校”落地；三是目标升华，即培养“手脑双挥”的真人，使学生具备生活力、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

“生活教育理论”为高校第二课堂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通过构建“教学做合一”的实践育人体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与生活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破解传统第二课堂存在的形式化、碎片化问题，更能培养具有实践智慧与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未来高校第二课堂建设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资源保障和师资培训，最终构建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育人生态。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新时代高校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与育人模式研究》(NGJGH2023531)；2023年度内蒙古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创新研究》(24-ZLZX-GX-32)。

参考文献

- [1] 胡先捷. 陶行知全集[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 58-72.
- [2] 金祥林. 二十世纪陶行知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29-156.
- [3] 董宝良. 陶行知教育名篇[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97-133.
- [4] 赵荣. 略论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怀特海“教育节律”理论的统一性——兼谈思想政治课教学改进的“神”与“型”[J].

生活教, 2014(11): 27-30.

- [5] 周琳. 且行且知——浅谈行知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 知音励志, 2016(20): 54.
- [6] 商晓婷. 高校“第二课堂”育人现状及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4.
- [7] 孙昞睿, 汤海.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发挥思政教育的路径浅析[J].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20, 19(5): 101-104.
- [8] 李娇楠.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在实践育人中的运用与启示——以武汉大学为例[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3): 87-89.